



安康脱贫赋

■ 刘子龙 暴升华

夫贫困者，千年之顽疾也；消除贫困，治国之要旨也。感兹扶贫，均建党之初心；成其慨慷，留千古之韵声。是为赋。

娲皇抟土，金生汉江；渠崩西城，晋名安康。意气秦川，纵横二万之教；清秀汉水，动静六百余里。四塞奥区，自古为避乱之地；山阻水隔，由来多穷乡僻壤。天灾频发，三秦之首；陋室革命，全陕之冠。刀耕火种，稼穡难成；陡坡难险，出行维艰。童生求学，火把翻山；疾疫问神，知命在天。打耕背架，葛衣草鞋，尽头不知何年；食能果腹，衣取蔽寒，竟成世代宏愿。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忆往昔，五星升起，红日照临；古郡欢腾，百废俱兴。八十万铁道学兵，三线建设献赤心。襄渝阳安，动脉打通；巴山蜀水，万象新晴。改革春潮，激荡秦巴；联产承包，自国以兴。七五八五，扶贫建库；综合开发，多种经营。“庄园”示范，山区明灯；石坎金碗，“三苦精神”。温饱一役，聚焦“两稳”；农事丰隆，人心感奋。扶贫搬迁，九州创先；世行贷款，国际支援。“一体两翼”，开发扶贫；重点示范，五改三建。连片规划，整村推进；凿崖开路，气贯竹山。桑茶果药，龙头渐兴；阳光雨露，志断穷根。三通建设，联结民心；大道康庄，齐奔前程。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惜岁月，十八大启，精准扶贫；七次座谈，统筹推进。六个精准传妙法，八个一批书鸿鹄。五级书记，扛牢主责；遍访贫困，同框为民。四个坚持，聚力克难；四支队伍，围攻攻坚。专项巡视，民主监督；社会各界，尽锐出战。建标立卡，筑牢基础；信息共享，高效测监。资金汇萃，倾尽投入；金融扶贫，国之试点。真评严考，力戒形式；激励机制，褒奖评先。中省倾囊，苏常驰援；群贤毕至，众志成城。晨兢夕厉，卧雪饮冰；积力所举，无往不胜。责重山岳，能者当之；击鼓之时，则忘其身。栉风沐雨，负重前行；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看今朝，总书记嘱托，青山不负，新时代使命，荣耀在途。建党百年践承诺，举国动员显伟力。总理美誉，秦巴明珠；八年砥礪，积微而著。“五大工程”，夯实基础；不畏瘴疫，复工迅速。社区工厂，勤有其业；百万搬迁，居有其屋。山林特产，园区承载；集体经济，共增收入。五字新风，讲信修睦；志智双扶，勤劳致富。县县高速，飞天梦圆；路水电讯，通达村户。贵学普教，疾有所医；残伤老耄，皆有养助。庚子春来，全域摘帽；万人普善，成效雄碑。辛丑之始，百万脱贫；安宁康泰，实至名归。

胜非其难，持之其难。望未来，雄之龙象，挥之风旌；天籁舒和，渐入振兴。“四个不摘”，再送一程；绿色宏图，更臻佳境。忆轱辘号号之远去，耕耕乡之沃土；观古朴遗风之传承，溯文化之青史。兔趁雀跃，遼景轻盈；翠光流彩，砾茶飘香。乡村善治，广聚贤良；百业兴旺，宜居富民。人民福祉，同步小康；狂途漫漫，众志昂扬。负重致远，任惊涛骇浪；起稳舵舵，正步履蹒跚。上下同心，脱贫精神；山河见证，浩气流长。接续奋斗，再谱富强之华章；惠泽绵延，共享明珠之安康。

(本文获得中共安康市委宣传部《安康脱贫赋》征文二等奖。)

争鸣

编者按：本刊上期8版刊发的散文《看海》，引起读者的热议和争鸣，现特刊发部分观点，以谏读者。欢迎广大读者就本刊刊登的文章发表见解，进行争鸣，本刊将择优于《争鸣》栏目刊登。

《看海》争鸣

刘云：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写出人性真实的复杂，复杂的才是人性的。而人性的伟大、温暖、希望和哪怕微小的慰藉，就掺杂在这复杂中，让读者一点点剥出来，这就是文学阅读的可爱。文学是复杂的透明，写作者应明白。《看海》是外省来稿，安康作者可学学人家的写作高明处。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写出人性真实的复杂，复杂的才是人性的。而人性的伟大、温暖、希望和哪怕微小的慰藉，就掺杂在这复杂中，让读者一点点剥出来，这就是文学阅读的可爱。文学是复杂的透明，写作者应明白。

石昌林：读罢这篇文章，心情是极不平静的。

文章的标题“看海”就很吸引人，看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海？云海？我当时联想到的是云海，便迫不及待的读了下去……

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瞒着老婆给父亲买400块钱的机票，一个人开车带生病的老妈出去旅游，多么美好温馨的画面。可文章中的作者此刻却感受不到美好、幸福，他甚至为此感到愧疚，或者说愧对老婆。因为，他在做这一切事情时从不敢和老婆商量，更不敢让老婆知道……

怎么商量呢。当老婆知道他开车带着她的婆婆出门旅游时，不是担心老公的身体受不受得了，没有提醒老公路上注意安全，而是，“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电话挂了，读到这里的我分明打了一个寒战。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

从文字里看出来，这是一位人民教师，一位正准备从农村或者乡镇应聘到城市的女性教师。古语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位老师的业务应该没问题！不然也不会有信心进入城市。然而，传道呢？解惑呢？当代学生不光有知识方面的疑惑，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疑惑，思想方面的疑惑，她，能胜任否？教育者教书育人，育人者必先爱人。连最起码的爱亲人爱家人的心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去爱与她毫无伦理关系的学生的。不由得替那些将在她的教鞭下成长的学生们担心了，真的！

小琴：换个角度看问题：作者也是一个父亲，他为小家做了什么？孝顺父母没错，但爱幼呢？怎么不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陈江林：写得好，反映了人到中年的无奈吧。有两点感触：一是，一个家庭想要过得幸福，还是需要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特别是婆媳关系，我在想是否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呢？或许可以相互理解；二是，年轻人，忙工作，工作忙，负担重，但是还是要多花点时间陪伴父母，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和后悔，孝顺要趁早。我有一个现供职于华为的学生的评论：写得好，反映了人到中年的无奈吧。有两点感触：一是，一个家庭想要过得幸福，还是需要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特别是婆媳关系，我在想是否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呢？或许可以相互理解；二是，年轻人，忙工作，工作忙，负担重，但是还是要多花点时间陪伴父母，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和后悔，孝顺要趁早。

陈静华：我倒觉得这位作者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这位儿子虽性格懦弱，但是有一颗孝顺之心，宁愿用善意的谎言维持一个家庭的和睦，着实不易。作为丈夫和儿子、父亲，也许生活一地鸡毛，活得有那么一点窝囊，会不会是家里经济窘迫，妻子也有难言之隐，作者应该多和老婆沟通，相信作为教师的婆婆不会那么不通世故，毕竟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作为儿媳也不应该太自私损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究孝道。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那一天，徒留遗憾。我倒觉得这位作者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这位儿子虽性格懦弱，但是有一颗孝顺之心，宁愿用善意的谎言维持一个家庭的和睦，着实不易。作为丈夫和儿子、父亲，也许生活一地鸡毛，活得有那么一点窝囊，会不会是家里经济窘迫，妻子也有难言之隐，作者应该多和老婆沟通，相信作为教师的婆婆不会那么不通世故，毕竟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作为儿媳也不应该太自私损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究孝道。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那一天，徒留遗憾。

三官庙

■ 袁朝庆

那年腊月，我刚满六岁，阳安铁路已经通车。沟里一个在铁路上干了几年的人回到生产队，他不愿不再在地里刨，摇身一变成了算命先生，平时走村串户，赶集时就蹲在街上给人们“指点迷津”。那一天从集市回去路过我家，我父亲热情的招呼他，让他吃完饭再回去。也许吃了我们家一顿饭，觉得应该给我父亲干点啥，于是就胡诌起来，说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文曲星下凡，是读书的命，我父亲一高兴，后来就让我三哥读到初中毕业，我二姐读到高中毕业，而我则在次年正月被送到三官庙去了，我三姐成了受害者，刚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让父亲叫回来接替我承担家里的农活。

人类的远古时，黑夜和不熟悉的环境意味着危险，这种恐惧深深植入了人类的潜意识。从未走出过山沟的孩子尤其胆小，不愿意离开父母的庇护。过完正月十五，父母不让我放牛，让我到学校去念书，我死活不愿意，手里攥着牵牛绳不撒手，他们掰我的手，最后还是大我八岁的三哥把我背到学校的。

那天，风吹进衣襟仍带着冬季的余寒，天空下着黄沙有些昏黄。一路上趴在三哥的肩上还在哭，二姐跟在后面不停地哄。到了学校，三哥给校长交了一块五毛钱，把我的大名、出生年月日一登记就算入学了。办完入学手续三哥和二姐就上课去了，校长李老师叫来一个女老师，说这是袁文书家老四，第一天来不适应，你费点心，女老师就过来拉着我的手，掏出手帕给我擦鼻涕眼泪，又给我梳理头发，我就安静了下来。

学校是寺庙改建的，一年级的教室是东南角的一个偏殿，墙根有一些石头凿成的圆盘，圆盘上立着很粗的柱子，里面的神像早已不知去向。教室里放了七排桌凳，桌子是一块约六十厘米宽很长的木板，下面用农民砌房子的土坯支了四个墩，上面用毛笔等距离画成八等分，凳子也一样，只是木板窄一些土墩矮一些，整个教室只有讲台右边一前一后有两个窗户，窗户用塑料纸蒙着，用于挡风 and 采光，左边的门一关光线比较暗淡，只有黑板讲台和丁老师是明亮的。

我总认为，山水树木花草都是有灵性的。三观庙前两颗大槐树和一棵大椴子树几百年来享受香火，更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自从变成学校后，几棵树枝繁叶茂，默默守护着莘莘学子。那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其实是由学校辐射几个村中最有影响力的大队支书管理。我父亲曾在公社当过十几年的干部，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自愿落户农村当大队支书，加之我们大队比其他几个队资源丰富较为富裕，我父亲就长期管理者这个学校。那时课桌严重缺乏，出于对神灵的敬畏，我父亲始终都不愿意把那几株大树划掉做成课桌。

我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的一个晚上，风雨交加闪电雷鸣，学校左边的那棵实心的大槐树被雷劈掉了树冠，而那棵空心的槐树却完好无损。我想，那天晚上它们是开过一次短会的，它们与雷神达成协议，牺牲自己以解决莘莘学子无课桌之困，第二学期就没再趴在那块木板上学习了。从此，那颗空心的槐树便长期忍受着孤独，将无穷的大爱倾注给学子和赶脚的路人。

也许受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大神的庇佑，三官庙周边的几个村地广人稀，土壤条件好，总体较为富裕，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也没一个人饿死。50年代党和政府兴修水利，在山的背面修建了西沙河水库，用人工把山凿了一个洞引水灌溉，这一片就成了旱涝保收的富饶之地。在缺少少穿的年代那是优势，后来也演变成了发展劣势，当四邻八乡的农民仍眷恋脚下的土地，鲜有外出闯荡的，另外，由于受不了上学的清苦，很多学生初中没毕业就自动辍学了，因此也不出人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小学基本没有考学出来的，就算个例外。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浮躁而薄弱的社会，人们取得一点点成功总是无限夸大自我的作用。所以，当了领导总喜欢居高临下的说教，赚了钱的人都喜欢谈人生哲理，粘上铜臭的文人热衷兜售心灵鸡汤，靠投机取巧谋取利益的人经常谈情商。其实个人是十分渺小的，更多的是得益于游戏规则，即使靠个人努力获取的成功，也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否则怎么会冇孟母三迁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三官庙小学走出来的我能考上学，既不是我有什么远大理想，也不比别别人智商在线，我想还是受启蒙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穿衣服黑白灰是主色调，加之整天与大地交流，所有的人几乎都是灰头土脸的，我们的丁老师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许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她穿的衣服色彩比较鲜明，全身上下干净整洁，加上一张漂亮的脸，在我年幼的心里播下了对美的认知，在给我们上课时，她的脸和好听的声音成了我的整个世界，所以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就出奇的好。

丁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他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也许她天生喜欢小孩，她的眼睛里充满温情和慈爱，她会为我们整理衣服和红领巾，字写歪了她会手把手地教，为了获得她更多的关爱，我有时候故意把衣服的纽扣扣错位，把红领巾扎斜，把字写的歪歪斜斜的，她会为我重新把衣服的纽扣扣一遍，把红领巾重新地戴好，把我的小手握在她温暖的手里，一笔一画地教我写字。有一次上级组织给学生种牛痘，我看见医生在一个软橡胶瓶塞上横穿了三根缝衣服的细针，在疫苗中蘸一下，再硬生生地在我们的胳膊上横竖划两下，想着就很痛，转身就跑了。丁老师在后面追，我跑到漆黑的引水渠山洞里有些害怕就不敢跑了，她摸黑找到我后，又是哄我又是给我擦鼻涕眼泪，想到她平时对我的好，我只好在她的押送下种了牛痘。几十年过去了，每当看到左胳膊上的疤痕，就想起美丽的丁老师。

一年后，她调到别的学校去了，走之前她到我们家里去了一趟，叮嘱我的父母一定不要让我辍学，说我是读书的好苗子，一定要培养成人。多年后我看电影《园丁之歌》时，看到里面的俞英老师，我就疑惑那是不是我们的丁老师。

也许是性格缺陷，自幼我就对强权较为蔑视，但是对老师一直比较敬重，这大概是源于小学校长李老师，他并没有给我带过课，但他每天用铁锤敲击铁轨当钟声，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那时没有村村通的公

路，即使隔着一个小河沟有时也是天堑。在我上学的路上隔着一条小河沟，每当夏季河水暴涨，李老师会第一时间跑到河边去观察，如果水流不是很大，他就脱了鞋子在河中间，把学生一个一个从河那边抱到河对岸，如果洪水太大，他就站在河边或者委托农民拦在河对岸的路口，通知学生可以不上学，天气晴了再补课，生怕哪个学生被洪水冲跑了。

学校的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水库，蓄水的闸门那里是用水泥砌成的台阶，老师们一般都在那里洗衣服，有一天李老师洗衣服时一不小心手腕上的手表就脱落掉进水库里去了，那时老师们的工资低，一般人都买不起手表，此后李老师戴着钟时只能看日落，凭感觉，退休之前，他从自己的微薄的工资里挤出来一点钱给学校买了钟表，五年级的学生有的都买了。

后来，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虽然经常要路过那个学校，但由于少了那跟铁轨敲出来的钟声，槐树下少了李老师的身板，丁老师也不知去向，我就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学校。再后来，由于农村生源减少，那个学校也撤销了，学校门前的水库也早已经干枯，校园的大门被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锁着，门上向阳小学四个大字色彩也剥落了，过去的书声和童稚的嬉闹变成了一片死寂，只有那颗大槐树还无精打采地伫立着，似乎在坚守着什么。

去年夏天，我在和石泉的同学黄德斌吃饭时他说，他在招商，准备把那所学校改造成民俗小院，改造完成后想请我去看看，我当时答应了，深秋时节，他打电话说那个学校已经改造完成开业了，想请我挖掘一下人文历史。我后来也找当地的农民和石泉的文化人咨询过，都不知道那座庙的来历，后来我又查阅了石泉县志和安康宗教方面的史志，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始终不敢赴黄同学之约。

但那里是我求学的起点，虽然被时光湮埋，但一直魂牵梦绕，便在不告诉黄同学的情况下偷偷地去了几次，那里已装点一新，小学的操场已由坑坑洼洼的荒草园变成了修缮整齐的停车场，校园内挖有水池子，中间是石钟乳砌成的假山，流水潺潺，池子里有荷花、水草、金鱼，院内栽植的有几棵大树，石板铺成的廊道两边种植着花草，几栋两层小楼外观看起来古香古色，显得格外宁静。老板是个女的，四川人，热情好客，比较健谈，见我就赶快的端茶倒水，介绍她那里的特色饮食。那里离秦巴小镇的中心区很近，但与中心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心区那边民俗都是现代派的，那里有彩虹桥、山地摩托等，显得特别热闹，而三官庙显得更有历史的沉淀，更能让人安放浮动的心灵。

今年夏天，我再次在石泉遇见黄同学，他没有再提起挖掘三官庙的人文历史一事，但他说准备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把西沙河水库重修，届时三官庙周围将再现绿水环绕的景象，三官庙的那个库塘也将修复，让那里恢复灵气。

其实，从尧舜禹的神灵，到我们的小学老师们，再到石泉乡村振兴的建设者，三官庙的历史血脉一直在赓续，我走遍千山万水，脚板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块土地。

会议由县政协副主席，社区防汛副组长陈琳安排工作任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社区防汛组长于延娟强调了工作要求。

按照县委县政府“预警到位，安排部署到位，及时撤离”要求，防汛预案把社区划分成了14个网格，每个网格确定了网格长、网格党员。在撤离范围内的网格，要确保所有人员的撤离，要确保每一个撤离人员的安全，要确保撤离的每一个人都不回流；没有撤离任务的网格，要加强巡逻；转移安置点工作人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安抚工作，牢牢守住坚决不发生一起伤亡的底线。我仔细听着、记着，生怕错过或者没有听清楚。会议散了，我和一些没有领到任务的同志去询问社区工作人员。

文联在狮子堡网格，我找到网格长、县人武部干部盛茂，要求我们单位协助防汛。7点15分，撤离中的干部小王，患有痛风，腿脚不便的刘远都来了，我和网格长盛茂、网格党员柯愈辉老师一起打着电筒，冒雨巡逻着。网格内住户83户，在县城地势最高，没有撤离任务。我们叮嘱住户们不到危险地带，不要去河边看水，打电话让车主们把车挪到安全或者不妨碍交通的地带。

社区开会时建立的工作群，不时报送给工作动态，县发改局、乡村振兴局、工商联、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们在各自分管的网格内，一户一户检查着，劝说和帮助撤离，建立了24小时值守点，防止撤离人员回流。

11点40分，雨，越来越小。盛茂和柯老师让我休息，下半夜由他俩值守。我回家，看到丈夫放在外阳台上滴着水的雨衣、雨鞋和安全帽，我脱下潮湿、笨重的雨衣，拍了张照片，发在了家庭群里。

儿子在上海学习，一看到照片，立刻要求回来当志愿者，他说：学了知识就是要回报家乡。你们都在出力，我是年轻人，更要出力。全家上阵共渡难关。最后，经不起我们的说服，说：好吧，有召我就回，乱回不来是给政府添乱。有召必回！

我心里热乎乎的，把闹钟设置在了30日凌晨4点。

洪灾二十四小时

■ 张才芳

她家地势高，没在最初的撤离名单中，直到听见工作人员急促的敲门声，才开始撤离。慌乱中，她把手机丢在了家里了，下楼来到街道时，水已经到了膝盖，家里的小轿车快被淹没了。

5点50分，平镇高速镇坪至平利方向发生塌方，镇坪—安康、镇坪—西安方向的班车停发。

6点，南江河水位已经超过保证水位1.9米多，水位监测器被损坏了。

6点20分，镇坪融媒连续发出新闻《镇坪县城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干群同心 跑出抢险加速度》，紧接着，安康日报、安康电视台新闻频道、安康交通广播等媒体发出新闻《镇坪有序组织群众撤离》《汛情造成镇坪县城内涝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汛情就是命令 防汛员就是责任》《镇坪县城停电，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在防汛一线》……黑暗中，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一下子充盈了。

黑夜里，大雨中，镇坪消防、镇坪应急、镇坪民兵、镇坪公安……还有许许多多平日熟识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城区，在街头扛沙袋筑坝，在街道抱孩子、背老人，在宾馆门口挥动铁锹铲除泥石流，在工地接送被困的工人，在挨家挨户敲门劝说撤离……他们一会在农村，在控村民屋旁的水沟，在撇掉落在马路上的石头，在抬横在路中间的树杆，在把“二师兄”往猪圈外拉……这些来自一线的一则则报道，让我热泪盈眶。不知什么时候，警报声停下了。

7点25分，全城停电。隔壁的超市，发出震耳欲聋的发电机声。

8点20分，木后休养中的干部秀梅带着儿子来到单位，她家虽然没有在撤离区，却存在滑坡隐患。

雨，忽大忽小。我去超市给她们母子买吃的。一路上，只见许多热心市民为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送餐送水。超市里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购物，一些撤离的家长带着小孩子在超市里玩。

下街已经封锁了，去住景观桥和棧道的路口也封锁了。人们打着雨伞，站在街道上、屋顶上张望着。他们和我一样坐立不安，我总想去做什么。

11点50分，全城电力恢复。撤离要求讲解播报停了。

我家距离单位不到5分钟，午饭时，大姑姐告诉我，她看了一早上的新闻报道，哭了一早上。红着眼圈说：单位上邓老师的母亲80岁了，等儿女们赶过去，干部们早已把她背走了。你看，现在的干部多好呀！

一个晚上，党员干部们硬是拼命转移安置了6千多人，干部们太辛苦了，大灾面前，太让人感动了。央视新闻播报了灾情，我们这么一个偏远县能得到国家的关注和关心，好感人呀！听说央视记者正在赶来的路上了。

我也一下子哭了，拿起手机，拨打了所在地竹溪河社区熊支书的电话，要求带领文联干部参加战斗。

小家要守好，大家也要守好！干部们一听说投入战斗，立即响应，回答：时刻准备着！

雨，一直没有停。消防救援人员坐在街道上的屋檐下吃着盒饭，志愿者的红色马夹闪亮在雨中。

高速路抢通了。陕建十二建集团首批抗洪救援物资到达，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已经出发，邻平利县的4个小伙子，看到新闻报道，送来了两车物资。

下午3点20分，接到竹溪河社区电

8月28日，雨，一直下，已经第7天。晚11点，陕西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29日11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40毫米，局地可超过50毫米……家乡镇坪县也在名单中。

手机短信提示音不断响起，气象台频频发送着天气预报。

想着半小时前接到的防汛工作批示抄清，听着雨声、短信提示音，心，揪在了一起。我又一次来到镇坪，看南江河。

“南江河——我最美的女子”，这是我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首句。南江河在我的窗前，我每天早晨都会看她，看她穿城而过，她是那么清澈、那么温柔。然而，今夜，她在我的眼前怒吼着。

按照26日收到的防汛救灾工作紧急通知和防汛应急预案，县文联不在防汛责任单位名单里，按照要求，我们取消了周末，安排了24小时值守，准备好防汛雨具，在办公室待命。

29日，凌晨4点30分，县城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警报声划破黑夜，撕裂了宁静的小城。这是人们第一次听到警报声，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一时，警报声、撤离要求讲解声、警笛声、救护车鸣笛声交替，淹没了雨声，盖过了南江河流水声。

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关于洪水的消息，有一则消息刷屏了，先是转发：请撤离群众快到县政府大楼各楼层会议室避一避，有热水，有工作人员在，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接着，转发了县委、县政协、县人大的单位请撤离群众去会议室。紧接着，是深山来客大酒店、小石茶业广场店免费为撤离群众提供休息场所。

街上灯火通明，照的雨丝明晃晃的。南江河咆哮着，浑浊的河水滚滚向前。我把手机焦距拉近，只见主城区连接家坪，一边临着河水的那段街道，水位几乎与街道持平，浪头时不时地忽地跃起，越过护栏。

5点40分，城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启动！南江河水位超过了880.3米，县城三桥至应家坪沿河居民，柿子树坪、菜村四组、小河口的居民全部要撤离。

我联系单位小王，她住在菜市场，在撤离范围内，她未接电话。正焦急中，小王用她妻子的微信发来语音电话。